



投稿邮箱: xzrbfhtys@163.com
▲▲扫码关注“徐州放鹤亭”微信公众号

放鹤亭 | 艺术

徐州日报 06

2025年12月16日 星期二
责编:张琦 美编:左中 校对:李希斌

铜山籍艺术家风采录③



艺术家 刘永

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徐州市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。曾获“第二届江苏美术奖作品展”提名奖、“江苏省第七届新人美术作品展览”优秀作品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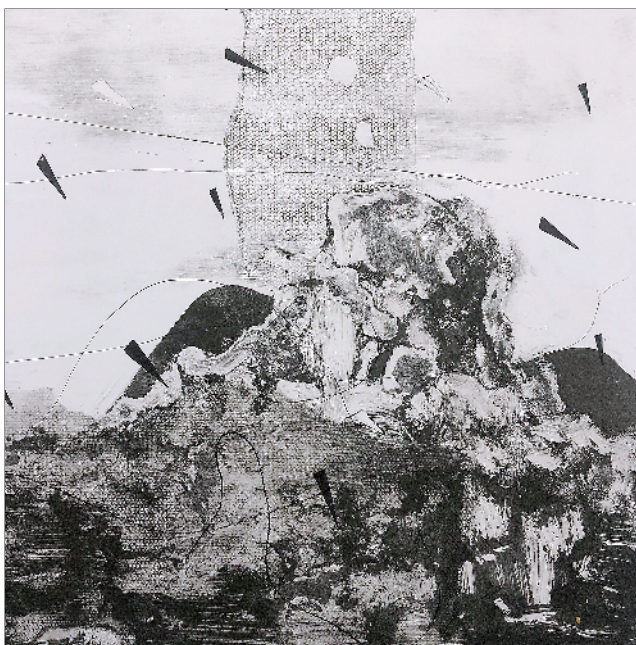
刘永作品《奈何春逝》

关注刘永的作品，总能感受到：一位现代艺术的探索者，极具个性标识的心路历程，彰显着当代艺术的时代走向。

刘永的版画作品，从个性的初地出发，集表现主义、超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表述和综合材料制作于一域。流连于黑白灰的绝响，大量地运用综合材料肌理和皴擦拓印的独幅版画表现形式，在深邃、苍凉与迷幻的语境中，极具张力地凸现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心理挣扎，透露出人文主义的精神品质。

看刘永的作品，常常会强烈地感受到——一个不同凡响的孤独的灵魂，正独自行走在人性另类的荒原……

荒原独行
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徐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马榕君



刘永作品《童年二》

刘永先生的版画艺术，是一场印痕与观念交织的深刻独白。作为当代版画领域极具辨识度的探索者，他的创作超越了图像叙事的表层，直指版画的本质命题——“痕迹”与“过程”。

他深耕于黑白灰的有限度，却在此间开辟出丰富的视觉层次与心理纵深。通过综合材料的拓印与独幅版画的偶发性，刘永先生将木板、金属乃至日常物质的物理属性，转化为画面中承载时间记忆与生命律动的视觉语言。那些皴擦、刮刻、叠压的印痕，不仅是形式元素，其自身即内容，它们是心绪的直接物化，是时间在创作过程中凝结的视觉化石。

与此同时，枯树、黑犬、白鹭、钢琴、挖掘机与立方体等意象，作为隐晦的象征符号，以超现实的方式被并置于画面之中。模糊难辨的面容消解了个体特征，却强化了人类共有的精神境遇——深植于现代生存中的“孤独”与“伤痕”。刘永以此构建出一个苍凉而深邃的精神场域，其画面如同被时间侵蚀的荒原图景，将当代人的存在困境与内心挣扎，编码于充满张力的物质痕迹之内。

观看刘永先生的作品，我们不仅目睹一个独行于人性荒原的灵魂，更见证一位严肃的思考者如何通过版画这一传统媒介的当代转化，在物质与精神、控制与偶然、个体表达与普世关怀之间，建立起一种深刻而动人的平衡。

印痕独白

澳门科技大学美术学博士 张昊



刘永作品《那晚》

当世界沉入黑白

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博士 陈鹏

刘永先生的版画创作，无论木刻抑或独幅铜版，皆锚定于黑白两色。这一自觉的色彩限制，远非风格上的偏好，恰是其艺术深度的起点与方法论——它摒弃了色彩的干扰，迫使观者直面造型的本质与力量的内在冲突。

他的作品构建了一个在“坚固”与“弥散”之间徘徊的视觉世界。刀锋在木板上刻出的坚实轮廓，与腐蚀剂在铜版上营造的氤氲气氛，共同构成了存在的隐喻：事物看似确定，实则处于永恒的流变与消解之中。无名者的身影在这一混沌的场域里迷失、寻觅，他们的个体性被模糊，化作人类普遍境遇的符号。人物与背景的界限在此被抹去，相互交织，融为一片含混的“视觉肉身”。这并非形象的溃散，而是对一种更为本原的观看状态的召回——那是在理性认知、概念划分之前，世界以其混沌整体性向我们显现的原初状态。它唤起了某种集体无意识中的记忆，类似于神话诞生前的朦胧。

正是在此状态中，黑白被赋予了超越形式对比的深邃哲学意涵。刘永先生的实践，实则溯源至“天玄地黄”这一中国艺术与哲学的古老基底。白，是从中生发的气韵、是光亮、是形体得以显露的瞬间；而玄黑，在此不再是白色的附庸或对立立面，而是作为孕育万物的“母体”，成为宇宙的本质与本原。



艺术家 罗东风

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事、徐州市文联书画研究院院长、常州大学历史画创作研究院研究员、江苏省文联书画研究中心研究员、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、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。

寄语东风休著力

——读罗东风绘画短语

田秉钙

远远地看罗东风先生，时不时地品读他的山水画作，发现的是他自信、自为而形成的自家面目。仅从“徐州画坛”的范畴来看，“罗东风色彩”便已自成风景、无所攀附而又不可仿拟。

认识罗东风先生纯属随缘。最早，我是从“个别性”层面，在“彭城画派”的群体里将东风的绘画“指认”出来的。这犹如圆钻的58个切面，面面熠熠生辉，但总有一个是你的最爱。

而排除了主观偏爱，冷眼观世，东风的为人与为艺，都呈现着自然的圆融与本真的厚重。

就师承而言，东风得其“正”。寻师问道，追本溯源：任安义、钱书樵、阎咏伯、钱食芝、李兰、江左“四王”……这是一股垂延有序的奔劲清流。攀一枝而可栖，何况抱住的是参天大树呢？

就艺路而言，东风得其“奇”。《老子》所谓“以正治邦，以奇用兵”，孙子所谓“以正合，以奇胜”；方之画艺、书艺，亦皆本乎“奇正相生”之道。东风深知“艺趣”出乎“奇构”，故其画作每以“出奇制胜”为期许。

就处世而言，东风得其“和”。画家或为“怪”，或有“癖”，其做人总归乎平和。东风先生沉浮江湖，优游市井，无才子气，无凌霸气，故待人接物，平和允惬，有进退自如之气象。

与人相识，得乎缘分；与人相处，贵乎坦诚；至于结伴而行远，则赖于彼此信任而扶持。我与东风先生，因缘而通声气，界乎君子之交。君子不以利益相扰，故虽远而可相应。今以短语说艺，皆隔山之语。可以应验者，唯东风先生之画界日高、画境日新、画名日远固当不可限量。

读纳兰词《山花子》，结语为“寄语东风休著力，不禁吹”。今借来半句，以作共勉。其实，投身艺术创作或学术研究，都是不必太过“著力”的。“意”到而“力”随，或可以彩云追月吧。

(作者系徐州著名文史学者)



罗东风作品



罗东风作品



罗东风作品



罗东风作品